

北齊書卷十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子獻

清河王岳

子勸

趙郡王琛字永寶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匡天下中興初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既居禁衛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太昌初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封南趙郡公食邑五千戶尋拜驃騎大將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永熙二年除使

持節都督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琛推誠撫納拔用人
士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高祖將謀內討以晉陽
根本召琛留掌後事以爲并肆汾大行臺僕射領六州
九酋長大都督其相府政事琛悉決之天平中除御史
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遠近肅然尋亂高祖後庭高
祖責罰之因杖而斃時年二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
冀定滄瀛幽殷并肆雲朔十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冀
州刺史太尉尙書令諡曰貞平天統三年又贈假黃鉞
左丞相太師錄尙書事冀州刺史進爵爲王配饗高祖
廟庭子獻嗣

獻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爲高祖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嬈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南趙郡公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則魏華陽公主也有鄭氏者獻母之從母姊妹之女戲語獻曰汝是我姨兒何因倒親游氏獻因問訪遂精神不怡高祖甚以爲怪疑其感疾欲命醫看之獻對曰兒無患苦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高祖驚曰誰向汝道耶獻具陳本末高祖命元夫人令就宮與獻相見獻前跪拜因抱頭大哭高祖甚以悲傷語平秦王曰此兒天生至孝我兒子無有及者遂爲休務一日獻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獻歎十歲

喪母高祖親送獻至領軍府爲獻發喪舉聲殞絕哀感左右三日水漿不入口高祖與武明婁皇后慙懃敦譬方漸順旨居喪盡禮持佛象長齋至于骨立柱而後起高祖令常山王共臥起日夜說喻之并勅左右不聽進水雖絕清漱午後輒不肯食由是高祖食必喚獻同案其見慙惜如此高祖崩哭泣歐血及壯將爲婚娶而貌有戚容世宗謂之曰我爲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汝何所嫌而精神不樂獻對曰自痛孤遺常深膝下之慕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世宗爲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久方罷武定末除太子庶子顯祖受

禪進封爵爲南趙郡王邑一千二百戶遷散騎常侍獻
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二年出爲
定州刺史加撫軍將軍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獻留心
庶事糾擿姦非勸課農桑接禮民僞所部大治稱爲良
牧三年加儀同三司六年詔獻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
城于時盛夏六月獻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
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獻冒
犯暑熱遂遣輦冰倍道追送正直日中停軍炎赫尤甚
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得冰一時之要獻乃對之
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

名古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咸悅還
邇稱歎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
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獻於是親帥
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
持遇善水草卽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
四焉七年詔以本官都督滄瀛幽安平東燕六州諸軍
事滄州刺史八年徵獻赴鄴仍除北朔州刺史都督北
燕北蔚北恒三州及庫推以西黃河以東長城諸鎮諸
軍事獻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
兵民所安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鍤裁下泉源湧出

至今號曰趙郡王泉九年車駕幸樓煩獻朝於行宮仍從還晉陽時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顯祖特崇其選乃除獻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獻後因侍宴顯祖從容顧謂常山王演等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吾用此長史何如演對曰陛下垂心庶政優賢禮物須拔進居蟬珥之榮退當委要之職自昔以來實未聞如此銓授帝曰吾於此亦自謂得宜十年轉儀同三司侍中將軍長史王如故尋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太子太保皇建初行并州事孝昭臨崩預受顧託奉迎世祖於鄴以功拜尚書

令別封浮陽郡公監太史太子太傅議律令又以討北狄之功封潁川郡公復拜尚書令攝大宗正卿天統中追贈獻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諡曰真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授時隆冬盛寒獻跣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謝帝親就第看問拜司空攝錄尚書事突厥嘗侵軼至并州帝親御戎六軍進止皆令取獻節度以功復封宣城郡公攝宗正卿進拜太尉監議五禮獻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世祖崩葬後數日獻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

元文遙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
因出土開爲兗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
百日獻正色不許數日之內太后數以爲言有中官要
人知太后密旨謂獻曰太后意旣如此殿下何宜苦違
獻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
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旨委寄不輕今嗣主幼冲豈可
使邪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遂重進言詞理懇
切太后令酌酒賜獻獻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卮
酒言訖便出其夜獻方寢見一人可長丈五臂長丈餘
當門向床以臂壓獻良久遂失所在獻意甚惡之便起

坐獨歎曰大丈夫命運一朝至此恐爲太后所殺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獻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効之豈容令婦人傾危宗廟且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縱橫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慮有危變獻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復以爲言獻執之彌固出至永巷遇兵被執送華林園於雀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野冤惜之暮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諡焉子整信嗣歷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檢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

行起終於長安琛同母弟惠寶早亡元象初贈侍中尚書令都督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天統三年重贈十州都督封陳留王諡曰文恭以清河王岳第十子敬文嗣清河王岳字洪畧高祖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魏朝贈太尉諡孝宣公岳幼時孤貧人未之知也長而敦直姿貌嶷然沈深有器量初岳家于洛邑高祖每奉使入洛必止于岳舍岳母山氏嘗夜起見高祖室中有光密往覘之乃無燈卽移高祖於別室如前所見怪其神異詣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易稱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飛龍九五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高祖後

高祖起兵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赤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共圖大計岳遂往信都高祖見之大悅中興初除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高祖與四胡戰于韓陵高祖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高祖方得回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仍領武衛太昌初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左右衛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戶母山氏封爲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時余朱兆猶據并州高祖將討之令岳留鎮京師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天平二

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爲僚屬論者以爲美尋都監典書復爲侍學除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冀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詣京畿時高祖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元象二年遭母憂去職岳性至孝盡力色養母若有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哀毀骨立高祖深以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任二年除兼領軍將軍興和初世宗入總朝政岳出爲使持節都督冀州刺史侍中驃騎開府儀同如故三年轉青州刺史岳任權日久素爲朝野畏服及出爲藩百姓望風讙憚武定元年除晉州刺史

西南道大都督得綏邊之稱時岳遇患高祖令還并治療疾瘳復令赴職及高祖崩侯景叛世宗徵岳還并共圖取景之計而梁武帝乘閒遣其貞陽侯明率衆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爲犄角聲援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臨陣擒明及其大將胡貴孫其餘俘馘數萬景乃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回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逃竄六年以功除侍中太尉餘如故別封新昌縣子又拜使持節河南總管大都督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長社思政嬰城自守岳等引洧水灌城紹宗劉豐爲思政所

獲關西出兵援思政岳內外防禦甚有謀筭城不沒者三板會世宗親臨數日尅城獲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縣男世宗以爲已功故賞典弗弘也世宗崩顯祖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尙書左僕射留鎮京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蕭繹爲周軍所逼遣使告急且請援冬詔岳爲西南道大行臺統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六年正月師次義陽遇荊州陷因略地南至郢州獲梁州刺史司徒陸法和仍尅郢州岳先送法和於京師遣儀同慕容儼據郢城朝廷知江陵陷詔岳旋師

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高祖令岳撫養輕其年幼情禮甚薄歸彥內銜之而未嘗出口及歸彥爲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賴之歸彥密構其短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開巷歸彥奏帝曰清河造宅僭擬帝宮制爲永巷但唯無闕耳顯祖聞而惡之漸以疎岳仍屬顯祖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宮而岳先嘗喚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懸薛氏姊而鋸殺之讓岳以爲姦民女岳曰臣本欲取之嫌其輕薄不用非姦也帝益怒六年十一月使高歸彥就宅

切責之岳憂悸不知所爲數日而薨故時論紛然以爲
賜鳩也朝野歎惜之時年四十四詔大鴻臚監護喪事
贈使持節都督冀定滄瀛趙幽濟七州諸軍太宰太傅
定州刺史假黃鉞給輜輶車賁物二千段諡曰昭武初
岳與高祖經綸天下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
世宗之末岳以四海無事表求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
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
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固不許及將
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于武庫至此葬畢方許納焉皇
建中配享世宗廟庭後歸彥反世祖知其前譖曰清河